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九

起昭陽大淵獻盡  
玄熙沼灘凡十年

中宗孝宣皇帝下

神爵四年春二月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 潁

川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年

地節四年潁川太守諫入  
為左馮翊以霸為潁川太

守至元康三年霸入守京兆尹數月還故官至  
是適九年中間入尹京是在潁川前後八年

政事愈

治

治直吏翻下  
為治政治同

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

數所  
角翻

潁川尤

多夏四月詔曰潁川太守霸宣明詔令百姓鄉化孝子

弟弟

鄉讀曰鄉弟  
弟上讀曰弟

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

師古  
曰畔

田界也

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

囚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

有行義民

行下  
孟翻

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

霸為太子太傅

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

來朝

師古曰呼留若者王之號也勝之其人名考異曰  
匈奴傳極衍胸鞬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

王勝之入漢獻  
見蓋即謂此也

冬十月鳳皇十一集杜陵 河南太守

嚴延年為治陰鷙酷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

謂當生者詭殺之

師古曰詭達  
正理而殺也

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

戰栗不敢犯禁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

傳知戀翻又  
直戀翻師古

曰總集郡  
府而論殺

流血數里河內號曰屠伯

鄧展曰言延年殺  
人如屠兒之殺六

畜也伯  
長也

延年素輕黃霸為人及比郡為守

師古曰比接  
近也音頻二

翻

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

義出行蝗

行下  
孟翻

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

年老頗悖

師古曰悖心惡感也音布內翻

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

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饋遺之甚厚

中竹仲翻遺于季翻

義愈益恐自益得死卦忽忽不樂

樂音洛

取告至長安

師古

曰取告取休假也

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

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

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下選掾

翻

得其語言怨望誹謗政治數事十一月延年坐不道

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

風俗通引禮傳曰夏曰嘉平殷

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或曰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也蔡邕獨斷曰臘者

歲終大祭縱吏民飲宴高堂隆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  
祖以其終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  
子祖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  
祖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  
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  
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  
師古曰建丑之月為臘祭  
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  
到洛陽適見報囚  
師古曰奏

原父曰檢尋前後直謂斷決因為報耳非奏得報  
也如今有司書囚罪長吏判準斷是所謂報也  
母大

驚便止都亭

凡郡縣皆有都亭秦法十里一亭郡縣治所則置都亭

不肯入府延

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

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

數所具翻

幸得脩郡守專治千里

守式又翻  
治直之翻

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

刑殺人

師古曰顧反也乘因也

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

服罪重頓首謝

師古曰重音直用翻

因為母御歸府舍

為于偽翻下同

母

畢正臘

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也正音之盈翻

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

可獨殺

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已亦當死也

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

也

師古曰言素意不謂如此也

行矣去汝東歸埽除墓地耳

師古曰言待其

喪至也

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

海莫不賢智其母

師古曰稱其賢智也

匈奴握衍胸鞬單于暴

虐好殺伐

好呼到翻

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

人

左地貴人謂左谷蠡王以下至左大當戶統兵者也數所角翻

左地貴人皆怨會烏

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

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

獬先

安翻又所姦翻

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且

水北

師古曰且音子余翻

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

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

師古曰若汝也此下

亦同

右賢王曰若不受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



來汙我

師古曰言於汝所居處自死汙爲故翻

握行胸鞬單于恚自殺

恚於

避翻

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

都隆奇本立握行胸鞬單于故亡且

子余翻

其民盡降呼韓邪單于

降戶江翻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

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

為左谷蠡王

谷音鹿蠡盧奚翻下同

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

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曰逐王薄胥堂為屠

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

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

子姑督樓頭為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

屠者使二子守單于庭而身西

還也師古曰  
督音莫搆翻

五鳳元年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

時音止

皇太子冠

冠古

玩翻考異曰按宣紀太子冠在此年而荀紀於元康三年疑二疏去位事已云皇太子冠至是又重複言之蓋也誤  
秋七月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揮兄右奧鞬王與

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脩呼韓邪單于

揮音纓又音田

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

師古曰揭音丘何翻唯音弋癸翻

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

子後知其寃復殺唯犁當戶

復扶又翻

於是呼揭王恐遂畔

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與韃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

于

與音都韃居言翻

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

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

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

呼揭皆去單于號

去羗呂翻

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

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脩呼韓

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

走屠者單于即引兵西南留闡敦地

師古曰闡音闡漢敦音頓又音對

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

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

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

師古曰士句晉大夫范宣子也公羊傳襄十九

年齊侯環卒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卒子恤翻以為恩

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

蘇林

曰弟順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弟音悌仲馮曰漢與匈奴當約為兄弟此弟直自為弟耳

遣使請求

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

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犇走遠遁不以義  
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  
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  
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冬十有二月乙酉朔  
日有食之 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

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

師古曰望之  
以延壽代已

為馮翊而有能名出已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

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

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

左馮翊屬官有廩犧  
令水尉郎古曰廩主藏

穀犧主養牲皆所以供祭祀也校居孝翻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

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

所考望之卒無事實卒子恤翻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者得

其試騎士日奢僭踰制師古曰試騎士每歲大試也余謂即都試也據延壽傳治飾兵

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紕方領駕四馬傳總建幢榮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建榮戟五騎為

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載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數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

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觀藝居馬上抱弩負繭入使騎士戲車弄馬流膠所謂

奢僭踰制者也音咷非音它鈞翻又取官銅物候月食鑄刀劍效尚方

事

據劉向傳上令典尚方鑄作事師古注曰尚方鑄巧作金銀之所若令之中尚署又漢制尚方主作御刀

劍

及取官錢私假僞使吏

師古曰假謂顧質也

及治飾車甲三百

萬以上

治直之翻

延壽竟坐狡猾不道棄市吏民數千人送

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

師古曰奏進也炙之夜翻燔肉也

延

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

偽為于翻

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

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二年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

考典曰宣紀云三月行幸甘泉荀紀作正月按

漢制常以正月郊祀蓋荀悅作紀之時本猶未誤也入楊惲傳曰行必不至河東矣蓋時亦幸河東祠后土史

脫之

車騎將軍韓增薨五月將軍許延壽為大司馬

車騎大將軍

丞相丙吉年老上重之蕭望之意常輕

吉上由是不悅丞相司直奏望之遇丞相禮節倨慢

時錄

延壽為丞相司直師古曰錄音婆

又使吏買賣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

師古曰使其吏為望之家有所買賣而吏以其私錢增益之用潤望之也

請逮捕繫治秋八

月壬午詔左遷望之為太子太傅以太子太傅黃霸為

御史大夫

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

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

谷蠡音鹿黎

屠耆單于聞之



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

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樓頭亡歸漢車犁

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

降戶江  
翻下同

冬十一月呼韓邪單于

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邀累烏厲溫敦皆見匈奴亂率

其衆數萬人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溫敦為義

陽侯

師古曰呼邀累其官號也邀古速字累音力追翻  
功臣侯表新城侯食邑於汝南之細陽義陽侯食

邑於南陽之平氏

考異曰宣紀呼邀累單于帥衆來

降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屠薁單于子左大

將軍率衆降侯義陽侯厲溫敦以匈奴誘連累單于率

衆降侯此即屈與敦也未嘗為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

或紀表二  
者誤也

是時李陵子復立烏籍都尉為單于

復扶  
又翻呼

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

單于從弟休旬王自立為閼振單于在西邊

從才  
用翻

呼韓

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

于在東邊

光祿勳平通侯楊惲

功臣侯表平通侯食  
邑於汝南之博陽

廉潔無私然伐其行能

伐矜也行身所行也能  
才所堪也行下孟翻

又性刻

害好發人陰伏

好呼  
到翻

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

相失

樂音  
洛

人有上書告長樂罪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

上書告惲罪曰惲上書訟韓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

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易以脰脰者

未必全也

師古曰脰脰直貌也脰下頂翻

我不能自保

師古曰言我尚不能自保訟人

何以得活

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

李奇曰真人正人也如淳曰所

以不容穴正坐銜窶數自妨故不得入穴也師古曰窶數戴盆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今賁

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窶音其羽翻數音山羽翻

又語長樂曰

語牛俗翻

正月以來

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

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

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耳師古曰春

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  
之也張晏謂漢史為春秋失之矣  
事下廷尉  
下廷尉

定國奏惲怨望為詖惡言

于定國也詖與妖同

大逆不道上不忍

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為庶人

考異曰宣紀十二月楊惲坐前為光祿勳有罪

免為庶人不悔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荀紀因而用之  
惲傳惲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罪已三年矣又因曰食  
之變賜馬猥佐成上書告惲罪下獄死又楊譚稱杜延  
年為御史大夫按百官表惲以神爵元年為光祿勳五  
年免戴長樂亦以其年為太僕五年免杜延年以五鳳  
三年六月辛酉為御史大夫又按蕭望之傳使光祿勳  
惲策免望之其事在今年八月惲猶為光祿勳至四年  
四月乃有日蝕之變蓋惲以今年十二月免為庶人至  
四年乃死  
宣紀誤也

三年春正月癸卯博陽定侯丙吉薨

班固贊曰古之制名必由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

易大傳有是言

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師古曰謂虞書益稷云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也

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

常道自然之軌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

師古

曰名位在衆人之上也余謂此言其相業冠羣后耳冠古玩翻

孝宣中興丙魏有聲

是時黜陟有序

黜降也陟陞也

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

尺稱

證

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辱哉

師古曰言君明臣賢所以

致治非徒然

二月壬辰黃霸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

損於治郡

治直之翻

時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

蘇林

曰今虎賁所著鵲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鵲音芬本作鵲此通用耳鵲雀大而色青出羗中非武賁所著也武賁鵲者色黑出上黨以其聞死不止故用其羽飾武霸臣首云今時俗所謂鵲雞者也音曷非此鵲雀也

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謂與中二千

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

化為

為于偽翻

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

孝子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

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麗通呼為殿不

必宮中也余據鄭玄周禮注漢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後漢之司徒府則前漢之丞相府也舉而

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口

雖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史守丞對時臣啟舍有鶚

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

鶚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

師古曰圖謀也

曰臣問

上計長史守丞以興化條

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也

皇天

報下神爵後知從臣啟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

厚有知畧

知與智同

微信奇怪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

羣臣莫白

恐羣臣莫敢白其事也

而長史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

令各為私教

師古曰舍廢也讀曰捨

務相增加澆淳散樸

師古曰不難為

淳以水流之則味滿薄攪大質也割之散也

並行偽貌有名亡實

亡古無字通

傾

搖解急

師古曰解讀曰懈

甚者為妖

妖於驕翻

假令京師先行讓畔

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

亡古無字通行下孟翻

而以偽先天下

先悉薦翻

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

於京師

師古曰軼過也音逸

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



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

復扶又翻

宜令貴臣明

飭長史守丞

師古曰飭讀與敕同

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

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法令為檢式

師古曰檢局也音居

儉翻

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

師古

曰奸求也音干

以正明好惡

好呼到翻惡烏路翻

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

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以外

屬舊恩侍中貴重

樂陵縣屬平原郡師古曰樂音來各翻史高者帝祖母史良娣兄恭之長

子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

尚書屬少府成帝建始四年增置為五員自文帝罷太尉官至景帝以周亞夫為太尉尋罷至武帝以田蚡為太尉罷後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不復除授

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

師古曰言欲拜將相自在朕也

侍中

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

師古曰言具知其材質

君何越

職而舉之

丞相職總百官進賢退不肖霸薦史高以為所薦非其人可也以為越職則非也蓋自武

帝以來丞相之失其職也久矣

尚書令受丞相對

後漢志尚書令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

為尚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字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大書衆事帝既使尚書召問霸故使尚書令受其對也尚書令中書令沈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

師古曰乃得免

罪也

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

復扶又翻

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

霸為首

治直之翻

三月上幸河東祠后土減天下口錢

如淳

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赦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天下殊死以下

六月辛酉以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

史大夫

考異曰荀紀作辛巳百官表作辛酉按長歷此月丙午朔無辛巳

置西河北地

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處昌呂翻

廣陵厲王胥使巫李女須

祝詛上求為天子

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名也祝職教翻詛詛莊助翻

事覺藥殺巫

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

四年春胥自殺 匈奴單于稱臣遣弟右谷蠡王入侍

考異曰按匈奴傳呼韓邪稱臣即遣妹婁渠堂入侍事在明年時匈奴有三單于不知此單于為誰也余按通鑑據班紀而書此事又參考匈奴傳以明其異 以邊塞亡寇 亡古無字通 減戍卒什

二 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

利 時穀石五錢所謂穀賤傷農者也數所角翻少詩沼翻 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

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

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上從其計

壽昌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穀貴時

減賈而糶

賈讀曰價

名曰常平倉

常平倉始此

民便之上乃下詔

賜壽昌爵關內侯

夏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楊惲

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西

河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

為可憐之意

師古曰闔閉也為于偽翻

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

治直之翻

惲宰相子

惲宰相楊敞之子也

有材能少顯朝廷

少詩召翻

一朝

以曖昧語言見廢

曖與暗同

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竊自思

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

行下孟翻

常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

身率妻子戮力耕桑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

又復扶夫

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

有時而既

師古曰君至尊父至親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原

父曰憚但云送終三年本不及放逐三月也余謂憚之此言實因廢棄而有怨望之意

臣之得罪

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

作苦謂耕作勞苦也史記秦作伏祠改蜡曰臘

釋名曰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金畏火故三伏皆庚日

歷忌曰四時代謝皆以相生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

火故庚日必伏毛晃曰夏有三伏冬有臘故稱歲時伏臘

烹羊炰炰肉也即今所謂

燠也余按羊子曰羔未離乳斗酒自勞

勞音來酒後耳

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

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師古曰缶即今之盆類也

李斯上秦王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是闕中舊有此曲

其詩曰田

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

治田曰田音堂練翻詩云無田

甫田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召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貞實之物當

在園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師古曰其豆莖也音基治直之翻人生

行樂耳

樂音洛

須富貴何時

師古曰須待也

誠荒淫無度不知其

不可也

師古曰自謂為可也

又憚兄子安平侯譚

憚兄忠襲父敞爵安平侯忠死

譚謂憚曰侯罪薄又有功

謂憚有發霍氏謀反之功也

且復用

復扶又翻

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

為于偽翻

譚曰縣官實然

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

蓋司隸事見上卷神爵二年韓

馮翊事見上元年蓋古盡翻

會有日食之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

驕奢不悔過

如淳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佐主猥馬吏也有史有佐名成也

日食之咎

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帝見而惡之

下廷稼翻予讀

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

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要

與腰

妻子徙酒泉郡譚坐免為庶人諸在位與惲厚善

者未央衛尉韋玄成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臣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

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

厭於瞻  
翻滿也

其為善政

之累大矣

累力  
瑞翻

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

周官小  
司寇之

職以八辟 麗邦法 附刑罰 三曰議賢之辟 四曰議能之辟 鄭玄注曰 賢謂有德行者 能謂有道藝者 鄭衆曰 若今時庶吏有罪先請是也

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

治直

之翻

寬饒憚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

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楊子以韓馮翊之愬蕭為臣

之自失

楊子或問臣之自失曰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

夫所以使延壽

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匈奴閼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兵敗走郅支都單于庭

郅支忘呼韓邪樹立之恩以兄弟而尋干戈為漢所誅宜矣

甘露元年

以甘露降紀元說文露潤澤也五經通義和氣津凝為露也蔡邕月令曰露者陰之液也

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楊惲之誅也公卿奏京兆

尹張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

處昌呂翻

上惜敞材獨寢其奏

不下

師古曰天子惜敝故留所奏事不出下退稼翻

敝使掾絮舜有所案驗

李奇

曰絮音拏師古曰絮姓也音

女居翻又音人餘翻舜其名

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

耳

舜以敝被奏當免在位不久也

安能復案事

復扶又翻

敝聞舜語即部吏

收舜繫獄晝夜驗治竟致其死

罪不至死而以事致之所謂文致也治直

之翻

舜當出死敝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

冬月已盡延命乎

主簿處郡閣下主文簿因以名官師古曰言汝不欲望延汝命乎

乃

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

行下孟翻

舜家載尸并編敝

教

師古曰編聯也聯之於章前也

自言使者使者奏敝賊殺不辜上欲

令敵得自便

師古曰從輕法以免也

即先下敵前坐楊惲奏免為

庶人

下退稼翻

敵詣闕上印綬

上時掌翻

便從闕下亡命

此即今之得自

便也師古曰亡命不還其本縣邑也

數月京師吏民解

弛

師古曰弛放也解讀曰懈或如字

枹鼓數起

盜賊多也枹音膚數所角翻下同

而冀

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敵功効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敵

師古曰就其所居處而召之

敵身被重効

師古曰謂前有賊殺不辜之事効戶栗翻下同

及

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而敵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

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

治行裝而

隨使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西都

之制為三輔者列於九卿待罪者謙言也謂身居其官而不稱職則將有瘕癘之罪故謂居職為待罪西都之

臣率有是言坐殺掾絮舜本臣敵素所厚吏數蒙恩貸師古曰

曰貸音土帶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師古曰記書

縣為符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背蒲傷薄妹翻

俗化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敵賊殺不辜鞠獄

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敵見賢拜為冀

州刺史冀州部魏郡鉅鹿常山清河等郡廣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間等國考異曰荀紀載於五鳳二

年因楊惲事并致此誤也百官表敞以神爵元敞到部  
年為京兆尹八年免敞傳云為京兆九歲免

盜賊屏迹

屏必  
即翻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

吏以刑繩下常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好呼到翻下  
同從十容翻

帝作色曰

師古曰作動也  
意怒故動色

漢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師古曰姬  
周之政

且俗儒不達時宜

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  
居則詭聖哲之辭動則行典籍之道

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  
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好

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

師古曰眩亂視  
也音胡眊翻

不知所守何

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光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

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

庭直也不庭不直也一說

以諸侯不朝為不庭治直之翻

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

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功業有鉅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

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

後扶久翻

夫儒有君子有

小人

論語孔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謝顯道為之說曰志於義則大是以謂之君子

志於利則小是以謂之小人

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

治直吏翻下同

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臯陶伯益伊尹周公

孔子皆大儒也

契息列翻陶音遙

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

是而止邪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闇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哉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淮陽憲王好法律

淮陽王欽上次子也好呼到翻

聰達有材王母張

婕妤尤幸

婕妤音接予

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憲王數

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憲王然用太子

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

疏讀曰疎數所角翻少詩照翻依倚許氏事見二十

四卷昭帝元平元年

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

事見二十四卷本始三年

故弗

忍也久之上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

於兄

事見二十五卷元原四年

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匈奴呼韓邪單于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

師古

曰音音  
子移翻

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

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

服役

師古曰以服  
役於人為下

以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

戰死壯士所有也

師古曰言人皆有此事耳余謂壯  
士健鬪則戰死乃本分必有之事

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

即支兄也呼  
韓邪弟也

雖死猶有威名

子孫常長諸國

師古曰為諸國之長  
帥也長知兩翻下同

漢雖彊猶不能兼

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

師古  
曰言

辱之更令卑下也余謂此言先單于與漢爭為  
長雄而今單于臣事之是卑辱先單于於地下也

為諸

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

復扶又制

左伊秩訾曰

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自

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

且鞮侯單于呼韓邪之曾祖也

復報也且

雖屈彊於此

師古曰屈音其勿翻

未嘗一日安也今事

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

難乃旦翻

呼韓邪從其計

從左伊秩訾王之計也

引衆南近塞

近其新翻遣

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

師古曰銖音殊婁音力子翻

郅支單于亦

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

二月丁巳樂成敬侯許

延壽薨

恩澤侯未樂成侯食邑於南陽之平氏

夏四月黃龍見新豐

見賢

通翻

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上素服五日

烏孫狂王復尚楚主解憂

復扶又翻

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

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至烏孫

衛侯

候也為和意之副任音壬

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

易以鼓翻

遂謀置酒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

師古曰不正下也

狂王傷上

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

師古曰瘦音瘦赤谷城烏孫國都去長安八千九百里

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

救之乃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帛

治直之翻

因收和意昌係瑣

係瑣即今云鎖索也

從尉犁檻車至長安

斬之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

翎侯俱去居北山中

其山在烏孫之北也翎與翁同音許及翻

揚言母家匈

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是歲漢

遣破菴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燉煌通渠積穀

欲以討之

時立表穿渠於卑巖侯井以西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龍堆東上山下燉

徒門翻

初楚主侍者馮嫪

師古曰嫪音了嫪者慧也故以為名

能史書

火吏也史

書猶言習事

內習漢事外習西域諸國事也

嘗持漢節為公主使

使疏吏翻

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

烏孫國官

相大祿之下有左右大將二人蓋貴人也

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

使馮夫人說烏就屠

說輸內翻

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

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以自處

處昌呂翻

帝徵馮夫人自問

狀

即此事與數詔問趙充國事參而觀之通鑑所紀一千三百餘年間明審之君一人而已

遣謁者

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

應助

曰錦車以錦衣車也

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

昆彌

元貴靡肥王翁歸靡嫡長男楚上解憂所生也事見上卷神爵二年

烏就屠為小昆

彌皆賜印綬破羗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

侯人衆漢復遣長羅侯將三校屯赤谷因為分別人民

地界

復扶又翻校戶教翻別彼列翻

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

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

為漢以西昆彌憂勞張本

二年春正月立皇子躡為定陶王

考異曰諸侯王表十月乙亥立今據

宣紀詔赦天下減民算三十

師古曰一算減錢三十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

錢二十

珠厓郡反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祿將兵擊

之百官表護軍都尉秦官武  
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

杜延年以老病免五月

己丑廷尉于定國為御史大夫 秋七月立皇子宇為

東平王 冬十二月上行幸萇陽宮屬玉觀

應劭曰萇陽宮在郭

秦文王所起伏儼曰在扶風李斐曰萇音倍師古曰應  
說字音是也服虔曰屬玉觀以玉飾因名焉在扶風李  
奇曰屬玉音驚驚其上有此鳥因以為名晉灼曰屬玉  
水鳥似鵝鶩以名觀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屬音之欲翻  
觀工  
玩翻  
是歲營平壯武侯趙充國薨

恩澤侯表營平侯食邑於濟南夫以

趙充國之賢之功而班史列之恩澤侯者以其初封以  
定策功也如衛青霍去病本以破匈奴功封而班史亦  
列於恩澤侯以其由衛恩后戚屬得進也班史書  
法猶有古史官典刑後之為史者不復知此矣  
先是



充國以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弟

先悉薦糲弟與弟同

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

師古曰與讀曰豫

問籌策焉

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

師古曰款叩也按班志漢五原郡即秦九原郡

治和陽別有五原縣來白曰漢五原故城在今勝州榆林縣界

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

師古曰欲於甘露三年正月行朝禮朝直遙翻

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

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匈奴單于

朝賀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

此議猶依傍成周盛時朝諸侯之制

先後皆去聲

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

言班歷所

不及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也

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

望之此議取春秋傳王者不治夷狄之意馬絡曰羈牛

期曰縻言其在荒服待之若馬牛然取羈縻不絕而已

師古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

道卑而上行言謙之為德無所不通也亨大庚翻書曰

戎狄荒服

師古曰逸書也余謂此語或者伏生之書有之今國語猶載此言

言其來服

荒忽亡常

亡古無字通

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窳鼠伏闕於

朝享

朝朝見也享供時享也享獻也古者諸侯見於天子必以所貢助祭於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

其職來祭者也卒讀曰辨師古曰子恤翻

不為畔臣

師古曰卒終也謂本以客禮待之若後不來非

臣叛

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蕃

朝正朔

謂朝明年正月朔也

朕之不德不能弘覆

覆敷救翻

其以容禮

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荀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

春秋之義

王者無外故天王有八無出大夫出不言奔欲一乎天下也

戎狄道路遼遠人迹

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執然也詩

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

商頌殷武之詩也

故要荒之君必

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

國語祭公諫父曰蠻夷要

服戎狄荒服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於是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是有威讓之令  
有大告之辭 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  
要一遙翻

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  
時之宜則異論矣

詔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單于發所過七郡二千騎為陳

道上

按漢書郡下又有郡字師古注曰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衛也七郡謂過五原朔方

西河上郡北地馮翊而後至長安也為于偽翻

三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

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盤綬

白虎通衣者隱也裳者障也所以隱形自障蔽也璽斯氏翻綬音受師古曰璽古庚字庚草名也以庚染綬亦

諸侯王之制也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孟康曰玉具劍標首鐔衛盡用玉為

之也師古曰鐔劍口旁橫出者也衛劍鼻也鐔音淫衛字本作聶其音同耳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

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為一發也師古曰發猶今言箭一放兩放也今則以一矢為一放也榮戟

十師古曰榮有衣之戰也榮音啟安車一乘鞍勒一具師古曰勒馬轡也馬十

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師古曰一襲稱為一襲

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

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

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也如淳曰長平阪名也在池陽南

上原之阪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師古曰涇水之南原即今所謂畦塼阪也

上自甘泉宿池

陽宮

池陽縣屬左馮翊有離宮在焉賢曰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

上登長平阪詔

單于毋謁

師古曰不令拜也

其左右當戶皆得列觀及諸蠻夷

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

陳如字陳列也又塗也

上

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單

于觀以珍寶

師古曰觀示也觀古玩翻

二月遣單于歸國單于自請

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

師古曰徐自為所築者也余按武帝遣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築

亭障列城後人因謂之光祿塞

有急保漢受降城

恐邳久來攻故請有急入城自保

漢

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

功臣表高昌侯食邑於千乘樂音洛

車騎都尉

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

方鷄鹿塞

師古曰雞鹿塞在朔方臨渾縣之西北

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

不服又轉邊穀米糒

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

前後三萬四千斛給

贍其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

匈奴而輕漢

先悉薦制近其新制

及呼韓邪朝漢後咸尊漢矣上

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麒麟閣在

未央宮中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像於閣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云蕭何造畫古畫字通法其容貌署其官爵姓名

師古曰署表也題也

唯霍光不名曰大

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

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

圖畫功臣自此始觀麟閣股肱之次魏丙列於霍張韓趙之下則知漢之丞相在中朝諸將軍之後矣梁丘姓也左傳齊有梁丘據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

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

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並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即

鳳皇集



新蔡

新蔡縣屬汝南郡春秋蔡平侯自蔡徙此因名

三月己巳建成安侯黃霸

薨

恩澤侯表建成侯食邑於沛

五月甲午于定國為丞相封西平

侯

恩澤侯表西平侯食邑於臨淮

太僕沛郡陳萬年為御史大夫 詔

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

馬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梁丘賀大夏侯

勝小夏侯建穀梁赤

烏孫大昆彌元貴靡及鴟靡皆病死公主

上書言年老土思

土思者懷故鄉也

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

聞而迎之冬至京師待之一如公主之制

楚主本以宗室女嫁烏孫

今待之如公主之制儀比皇女後二歲卒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

弱師古曰言其尚幼小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

使疏都護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賜以金印紫綬

以尊輔大昆彌初烏孫王昆莫中子大祿彊善將提萬餘騎後遂以為官名又其國官有大監

二人漢列侯金印紫綬今特賜之漢許之其後段會宗為都護乃招還

亡叛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 皇太子所幸司

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乃諸娣妾良人

更祝詛殺我漢嬪御之秩良人視八百石爵比左庶長師古曰更音工衡翻祝職救翻詛莊助翻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五

太子以為然及死太子悲恚發病

恚於  
避翻

忽忽不樂

樂音  
洛

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

王政君

元城縣屬魏郡應劭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遂氏焉

送太子宫政君

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

王賀事見二十一  
卷武帝天漢二年

見於丙殿

殿蓋以甲乙丙丁為  
次因名見賢通翻

壹幸有身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

堂

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宫甲地主用乳生也畫堂畫九子  
母如淳曰畫堂堂名甲觀觀名三輔黃圖云太子宫

有甲觀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見於丙  
殿此其例也而應氏以為在宮之甲地謬矣畫堂但畫  
飾耳豈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畫  
室中是則宮殿中通有畫彩之飾為世適皇孫帝愛之自

名曰驚字大孫常置左右

適讀曰嫡嫡正出也曰世適者謂正統繼世之重也政君

之入太子宮亦姬侍耳以子貴遂為正妃驚五到翻大讀曰太為王氏竊漢張本

四年夏廣川王海陽坐禽獸行賊殺不辜廢徙房陵

地節

四年立廣川王王海陽文之子也內亂為禽獸行行下孟翻考異曰諸侯表作汝陽宣紀景十三王傳作海

陽今從之

冬十月未央宮宣室閣火

是歲徙定陶王踰

為楚王 匈奴呼韓邪郅支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

呼韓邪使有加焉

黃龍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匈奴呼韓邪

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始郅支單于以為呼韓邪兵弱降

漢不能復自還

復扶又翻

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

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

兩兄屠耆

閼振也

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

目漢書作自

道逢郅支

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郅支聞漢出兵穀助

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

度徒洛翻

乃益

西近烏孫

近其斬翻

欲其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

屠殺其使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覺其謀勒兵遂擊烏

孫破之

師古曰以兵逆之相  
逢即擊故云逢擊

因北擊烏揭堅昆丁令并

三國

揭音丘  
例翻

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

數所  
角翻

堅昆東去單

于庭七千里南至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三月有

星孛于王良閣道

營室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  
旁一星曰王良又紫宮後十七星絕

漢抵營室曰閣  
道字蒲內翻

入紫微

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

屬之  
欲翻

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

屬讀如本字外  
屬猶言外戚也

太子太傅蕭

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

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

書事

漢尚書職典樞機凡諸曹大書衆事皆由之自是之後凡受遺輔政皆領尚書事至東都曰錄尚書

事 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十八即位即位二十五年壽

四十  
三

班固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

師古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治直吏翻

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

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

師古曰械者器之總名也一曰有盛為械

無盛為器鮮少也言少有能及之者技渠綺翻鮮息淺翻

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

安其業也

稱尺證翻

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

李奇曰推亡者若紂

為無道天下苦之有滅亡之形周武遂推而弊之固  
存譬如鄰國以道莊民上下一心勢必能存國就而  
堅固之今勾奴內自紛爭宣帝能朝呼韓邪而固存  
之走郅支使遠遁是謂推亡也師古曰尚書仲虺之  
誥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言有亡道者則推而滅之  
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故此贊  
引之推雷翻信威北夷師古曰信讀曰申古字通用一說  
思信及威並著北夷余謂前意是

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

侁德殷宗周宣矣

師古曰侁等殷之高  
宗及周之宣王也

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蘇林

曰上皇后曰皇太后



資治通鑑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八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范來宗

洗馬<sub>臣</sub>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孫球

謄錄監生<sub>臣</sub>周雲翮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十八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

起昭陽作噩盡屠維單閼凡七年

孝元皇帝上

荀悅曰諱爽之字曰威應劭曰諡法行義悅民曰元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葬孝宣皇帝于杜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

二十八年日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

赦天下

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

后父禁為陽平侯

恩澤侯表陽平侯食邑於東郡

以三輔太常郡國公

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

太常掌諸陵邑故亦有公田苑師古曰振業振起之令有

作業貸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

師古曰賦給與之也貸假也種音之勇翻賈公彥曰

種食者或為種子或為食用

封外祖平恩侯同產弟子中常侍

許嘉為平恩侯

文穎曰戴侯許廣漢謚法典禮不愆曰戴余按廣漢先生腐刑及薨無後今以

嘉紹封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西都參用士人東都始以宦者為中常侍

夏六月以民

疾疫令太官省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

樂府員大凡八

百二十九人武帝所立漢官儀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養馬三十萬匹

關東郡國

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 上素聞

琅邪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

姓譜貢姓子貢後行下孟翻

遣使者徵

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上數虛已問以政

易咸卦君

子以虛受人師古曰虛已謂聽受其言也數所角翻

禹奏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

而稅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宮女

不過十餘人廐馬百餘匹後世爭為奢侈轉益甚臣

下亦相放效

師古曰放音甫往翻下同

臣愚以為如太古難宜少放

古以自節焉

少計沼翻

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

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

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

獻冠幘縫為首服統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凡三如淳曰地理志曰齊冠帶天下胡公曰服官主作大繡以給袞龍之服地理志裏邑亦有服官師古曰齊三服官李說見也縫與纚同音山爾翻即今之方目縑也統素今之絹也輕綃今之輕縑也裏邑自出文繡非齊三服也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

千人一歲費數鉅萬

萬萬為鉅萬

廐馬食粟將萬匹武帝時

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多藏金錢

財物鳥獸魚鼈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

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

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惡為路翻惡有所

言者惡以天下儉其觀此語承上園陵事

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

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

師古曰取讀曰娶

諸侯妻妾或至數百

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

此所謂取女過度也

是以內多怨

女外多曠夫

師古曰曠空也室家空也

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

地下其過自上生

師古曰自從也上謂天子也

皆在大臣循故事之

臯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

物三分去二

乘繩證翻去羌呂翻

擇後宮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

之及諸陵園女無子者宜悉遣

漢制天子晏駕後宮送葬因留奉陵寢

廐

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園

師古曰舍置也獨留置之其餘皆廢去舍讀曰捨

以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

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

娛樂而已也

稱只證翻為子偽翻樂音洛

天子納善其言下詔令諸

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

治直翻

太僕減穀食馬水衡減肉

食獸

太僕掌與馬漢舊儀云天子大廐未央丞華輅輅陪馬騶駘大廐也馬皆萬匹水衡都尉掌上林苑

禽獸屬焉師古曰繕補也減謂損其數省者全去之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

正

易以翻

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



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游

不斷

先後皆去聲  
斷丁亂翻

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

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  
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  
大矣

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

復扶  
又翻

詔雲中五

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是歲初置戊巳校尉使屯

田車師故地

師古曰戊巳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  
亦猶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與巳四季寄

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又有已校尉一說戊與已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在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已也余謂車師之地不在三十六國之中當從師古前說為是宣帝元康二年以車師地與匈奴今匈奴款附故復屯田故地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時音止

樂陵侯史高

以外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為之

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

治亂陳王事

數所角翻見賢通翻治直吏翻陳王者之事也

望之選白宗室明

經有行

行下孟翻

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

明經有行言其通於經術

且行修飭也百官表曰散騎加官騎並乘輿車師古曰並音步浪翻騎而散從無常職也給事中給事禁中也

散悉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

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意信鄉之而納用其言

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弘姓也衛有大

夫弘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續漢志尚書令

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令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僕射署尚

書事令不在則奏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

下衆事辯已見前師古曰少骨肉之黨親無婚姻之家也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

因顯白決

白奏也  
決斷也

貴幸傾朝

朝直  
遠翻

百僚皆敬事顯顯為

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

人

師古曰詭違也  
道之辯中竹仲翻

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

忤五故翻  
睚五懈翻

眦仕懈翻  
皮義翻  
危法謂以法危殺之

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

議論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

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

師古曰  
建白者

立此議  
而白之

宜以通明公正處之

處昌  
呂翻

武帝游宴後庭故用

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

師古

曰禮刑人不在君側故曰應古近其新翻由是大與高恭顯忤師古曰忤謂相違逆也忤

五故翻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未欲更置士人於中書也議久不

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散騎給事中中朝官也宗正外朝官也故云出望之堪數

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數所角翻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土會

外翻上書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

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示朋所奏之章示堪也堪白令朋待詔

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

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師古曰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為欲恢廓其道日昃不

食追周召之蹟然後已乎撫讀曰模其字從木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

之臯沒齒而已矣

應劭曰下走僕也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棄國而耕於

臯澤朋云望之所為若但如管晏則不處漢朝將歸會稽尋延陵之軌隱耕臯澤之中也師古曰下走自謙言

趨走之使也如將軍興周召之遺業親日昃之兼聽則沒齒終身也

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奉萬分之一

召讀曰邵庶幾居希翻

望之

始見朋接待以意

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余謂接待以意者推誠待之接以殷勤

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楚士怨恨

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蘇林

曰楚人

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

推吐雷翻

曰皆周堪劉

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

見賢通翻下同

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

將前

軍謂望之也

待詔華龍行汙穢

師古曰華音胡化翻姓也行下孟翻

欲入堪等

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

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

車騎將軍謂史高疏與疎同

候望之出休日

漢制自三署郎以上入直禁中者十日一出休沐

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

上時掌翻下遐稼翻下既下同

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

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

訴大臣

數所  
角翻

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

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

下獄也

省悉井翻  
察也悟也

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

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

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天下而先

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

劉更生為宗正九卿也周堪  
為光祿大夫聞音問下邈稼

翻

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

年

宣帝五鳳二年蕭望之為太  
子太傅至黃龍元年為八年

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



忘難明

師古曰言不能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忘巫放翻

其赦望之罪收前將

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二月丁巳立

弟竟為清河王

考異曰荀紀竟作寬今從漢書

戊午隴西地震敗城

郭屋室壓殺人衆

敗補邁翻考異曰劉向傳云三月地大震今從元紀

三月立

廣陵厲王子霸為王

宣帝五鳳四年廣陵厲王胥以罪自殺國除今復立其子

詔

罷黃門乘輿狗馬

師古曰黃門近署也故親幸之物屬馬百官表黃門寺屬少府乘繩證翻

水衡禁園

百官表水衡都尉屬官有禁園等九官令丞

宜春下苑

孟康曰宜春官名也

在杜縣東晉灼曰史記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師古曰宜春下苑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

少府

飲飛外池

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左弋十二官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弋為飲飛飲飛掌弋射有

九丞兩尉如淳曰飲飛具矰繳以射鳧鴈給祭祀是故有池也飲飛荆人入水斬蛟勇士也故以名官飲音次

嚴籓池田

蘇林曰嚴飾池上之屋及其池也晉灼曰嚴籓射苑也許慎曰嚴弋射所蔽也池田苑中

田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假與貧民又詔赦天下舉茂材異等直言

極諫之士

夏四月立子驚為皇太子

驚五到翻

待詔鄭朋

薦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上以問蕭

望之望之以為敞能更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

敞傳

云敞無威儀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所謂材輕也任音壬治直之翻

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 詔賜蕭望

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

朝直遙翻考異曰元紀此詔在今冬按劉向傳云前

弘恭石顯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然則望之等黜免在今春地震前也又曰夏客星見昂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望之傳曰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蓋紀見望之死在十二月因置此詔於彼上耳

關東饑齊地人相食

秋七月己酉地震

復扶又翻下同

考異曰劉向傳曰冬地震元紀此月詔曰一年中地再動漢紀在七月己酉今從之

上復徵

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為中郎

百官表諫大夫秩比八百石中郎秩比六百石並屬光祿勳

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

倚以為相

相息亮翻

恭顯及許史兄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

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

外親謂母黨也上時掌翻下同

言地

震殆為恭等不為三獨夫動

應劭曰三獨夫謂蕭望之周堪及向師古曰獨夫猶

言匹夫也殆近也為于偽翻

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

古師

曰章明也

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則太平之門開災

異之原塞矣

塞悲則翻下同

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

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散騎

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

散騎中郎者本為中郎而加散騎官也

事下

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

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非人譖

諧而訴之也下遐緣翻復扶又翻下同

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

史不載

書不知其所稱引者何詩詩變雅云無罪無辜諛口替替宜假所引者即此詩乎亡古無字通

失大臣

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

詘與

屈同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

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

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也

自以託師傅終

必不坐

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

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

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

吏顯等曰人命至重

言人所重者性命也

望之所坐語言薄罪

既以

語言為薄罪則不當下吏孝元於此不能破恭顯之姦可謂不明矣

必無所憂上乃可其

奏冬十二月顯等封詔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

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

太常掌諸陵縣執金吾掌徵徭京師

蕭望之時居杜陵故令太常發執金吾車騎往圍其第以恐脅之速其自盡也

使者至召望之

望之以問門下生魯國朱雲雲者好節士

好呼到翻

勸望之

自裁

自裁猶自殺也

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

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

師古

曰朱雲字游呼其字

趣和藥來

趣讀曰促和戶卦翻

無久留我死遂飲鴆自

殺

果墮恭顯計中

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

然殺吾賢傳是時太官方上晝食

上時掌翻

上乃卻食為之

涕泣哀動左右

詩云吸其泣矣何嗟及矣為于偽翻

於是召顯等責問以

議不詳

師古曰詳審也

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

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帝之世

平曰墓封曰冢高曰墳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

易以

夫恭

顯之譖訴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辯也至于

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為必無憂已而果自殺

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

底邪臣之罰

底致也

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

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

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

也

復扶又翻

是歲弘恭病死石顯為中書令初武帝滅南越開置

珠厓儋耳郡

事見二十卷武帝元鼎六年儋丁甘翻

在海中洲上

師古曰居海中



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吏卒皆中國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惡自

以阻絕數犯吏禁

數所角翻

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

定之二十餘年間凡六反

據賈捐之傳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

六反至宣帝時又再反

始元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反後七

年甘露元年九縣復反

上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縣反發兵擊之

諸縣更叛連年不定

海中洲上以黎母山為王環山列置諸縣山南縣蓋置於黎母山之

南也師古曰更音工衛翻

上博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

捐之時待詔金馬門

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

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

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一曰浸也朔北方也

暨及也被皮義翻漸子庶翻

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

也

與讀曰豫治直之翻彊其兩翻

故君臣歌德

師古曰言皆有德可歌頌

含氣之物

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

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國今弋陽縣

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

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物咸樂其生

樂音洛

越裳

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

晉灼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

乃通也張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故曰越裳也師古曰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為

稱號也王充論衡作越嘗此則不作永棠之字明以至  
矣晉志曰吳孫皓置九德郡即周時越棠氏地

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畔孝文皇帝偃武

行文當此之時斷獄數百賦役輕簡

斷丁亂翻下同

孝武皇帝

厲兵馬以攘四夷天下斷獄萬數賦煩役重寇賊並起

軍旅數發

數所角翻

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

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

師古曰淚流被面以入于口故言飲泣也

巷哭者哭于路也號戶刀翻

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

東民衆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

樂音洛

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

下不忍恟恟之忿

恟榮年翻又吉掾翻忿也憂也詩中心恟恟又急躁貌

欲驅士

衆擠之大海之中

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翻又子奚翻余謂擠排也推也

快心幽

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

大邦為讐

師古曰詩小雅采芑之詩也蠢動貌也蠻言荆荆州之蠻也言欺與大國為讐敵也

言

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自古而患之何況乃復

其南方萬里之蠻乎

言珠厓又在蠻荆之南去京師萬里復扶又翻

駱越之人

南越王尉佗以兵威役屬西甌駱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余謂今安南之地古之駱越也

珠厓蓋亦駱越地宋白曰  
高貴二州亦古駱越地

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

范成大曰今邕管溪洞及沿海喜鼻飲隨貧富以銀錫  
陶器或大瓢盛水入盞并山薑汁數滴器側有竅施管  
如瓶背內鼻中吸水升腦下入喉吸水時含魚肉鮮一  
嚥故水得安流入鼻不與氣相激既飲必噫氣謂涼腦  
快膈莫此若但可飲  
水或傳為飲酒非是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

嶺獨居一海之中

師古曰嶺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曰圓貌也

霧露氣濕多

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

有珠犀瑇瑁也

海中有珠池珠母者蚌也採珠必蜚丁皆居海艇中以大舶環池採珠以石懸

大繩別以小繩繫蜚腰沒水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船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繩上然而死於採珠者亦多矣此

我太祖皇帝所以罷劉氏婿川都也師古曰犀狀如牛頭如猪而四足類象黑色一角當額前鼻上又有小角劉欣明交州記曰犀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三角鼻上角短額上頂上角長異物志曰角中特有光耀白理如綫自本達末則為通天犀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綫者以盛米難即駭矣其真者刻為魚銜入水水開三尺本草圖經曰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為上郭璞爾雅注曰犀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小而不櫛瑋瑋如龜其甲相覆而生若甲然甲上有斑文瑋音代瑋音妹

棄

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

以往者羌軍言之

此蓋指宣帝神爵元年羌反時

暴師曾未一年兵出

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

續之

續漢志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百官表

少府掌山林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應劭註曰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師古曰大司

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

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

遠攻亡士毋功乎

毋與無同

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

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

且無以為

師古曰為猶用也治直之翻

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

憂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

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

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

降戶江翻

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

之議是上從之捐之賈誼曾孫也

三年春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

背誦妹翻

今廷議者

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

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

師古

曰辟讀曰避下同欲屯田與之相守以待其敵

通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

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



王制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祭用數之飭鄭氏曰筭  
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夫以凶年之入制經用  
之什一以供祭則宗廟  
况乎辟不嫌之辱哉嫌當讀作  
慊慊之為

言厭也意  
自足也

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

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

處之

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之處即安置之  
余謂便處者各隨其所便而處之也處昌呂翻

不

欲勿彊

彊其  
兩翻

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赦天下

夏旱立長沙煬王弟宗為王

長沙煬王旦定王發  
之玄孫初元元年薨

無後今立其弟紹封鄭氏曰煬音供養之  
養謚法好內遠禮曰煬去禮遠衆曰煬

長信少府

貢禹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

繇讀曰徭六月詔曰朕惟烝庶之饑寒也烝衆也遠離父母妻子

離力智翻勞於非業之作師古曰不急之事故云非業也衛於不居之宮恐

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

官各省費師古曰費用之物務減損條奏毋有所諱是歲上復擢

周堪為光祿勳復扶又翻堪弟子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大見信任猛張騫孫也

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時音止下同三月行幸河

東祠后土赦汾陰徒

徒有罪居作者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

文穎曰姓姬名延其祖父姬嘉

本周後武帝元鼎四年封為周子南君  
秦周祀師古曰承休侯國在潁川郡

上行幸雍

雍於

用祠五時

時音止

夏四月有星孛于參

李蒲內翻天文志參為白虎三

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銳曰罰為新  
父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參所今翻

上用諸儒

貢禹等之言詔太官毋日殺

師古曰不得日日宰殺

所具各減半

師古曰  
食具也

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

師古曰秣養馬以粟  
秣食之也正事謂駕

供祭祀蒐狩之事非游田  
者也乘繩證翻秣音末

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

角抵見二十一卷  
武帝元封三年

齊三服官北假田官

李斐曰主假賃見官田與民收

其假稅也故置田農之官晉灼曰匈奴傳秦始皇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王莽傳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

師古曰晉說是也鄼道元曰自高關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

鹽鐵官常平倉

武帝

置鹽鐵官宣  
帝置常平倉

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

武帝為博士官置弟子五

十人昭帝增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今不限員數以廣學者後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令

民有能通一經者皆復

復方目翻

省刑罰七十餘事

陳萬

年卒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禹前後言

得失書數十上

上時掌翻

上嘉其質直多采用之

匈奴郅

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

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奉獻因求侍子

邦支遣子入侍見上卷宣帝廿

露元年

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

谷姓也

御史大夫貢禹博

士東海匡衡以為郅支單于鄉化未醇

師古曰不離曰醇醇壺也厚也

鄉讀曰罔下同

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

字

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

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

畜畜許六翻使無鄉從之心

師古曰鄉從謂嚮化而從命也

棄前恩立後怨

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無應敵之數智勇俱困以致恥

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

厚恩不宜敢桀

師古曰言邳支畏威當不敢桀猾也

若懷禽獸心加無道

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

師古曰嬰猶帶也

必逃遁遠舍

師古曰舍止也

不敢近邊

近其新翻

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

送至庭

邳支單于庭也

上許焉既至邳支單于怒竟殺吉等

考異

曰陳湯傳初元四年邳支求侍子元帝紀五年谷吉使匈奴不還湯傳又云御史大夫貢禹議吉不可遣按禹

今年六月始為御史大夫或者邳支以四年求侍子而吉以五年使匈奴也

自知負漢又聞

呼韓邪並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

所困

數所角翻下同

與諸翕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

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

烏孫而立之

師古曰言與郅支并力共滅烏孫以其地立郅支令居之也

長無匈奴

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

宣帝黃龍元年郅支都堅昆

支素恐又怨烏孫

怨烏孫事亦見上卷黃龍元年

聞康居計大說

說讀

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

千人

師古曰中寒傷於寒也道死死於道上也中竹仲翻財與纔同

到康居康居王

以女妻邳支邳支亦以女予康居王

妻七細翻予讀曰與

康居

甚尊敬邳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邳支數借兵擊烏

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毆畜產去

師古曰毆與驅同

烏

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五千里

西域傳烏孫國治赤谷城西至

康居蕃地五千里若云空虛者五千里則自赤谷以西皆不居矣此已抵其國都不得云西邊也陳湯傳

作且千里當從之

冬十二月丁未貢禹卒丁巳長信少府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

永光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



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

秦之鍾

即古曰撞音大江翻

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

從官勞倦

應劭曰從官謂宦者及虎賁羽林太醫太官是也師古曰從官親近天子常侍從者皆是

也從才用翻下同

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

樂音洛

天下

幸甚上即日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

敦厚遜讓有行者

行下孟翻

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師古曰始

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而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

否也

三月赦天下

雨雪隕霜殺桑

雨于具翻

秋上酎祭

宗廟出便門

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耐直又翻

欲御樓舡薛廣

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

乘繩證翻說丈

冠秦也所以秦髮弁冕之總名也

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刎扶粉翻以

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

師古曰言不以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曰以見死傷犯

於齋潔不得入廟祠也原父曰一說是也時上欲入廟汙鳥故翻

上不說先毆光祿

大夫張猛進曰

師古曰先驅導乘輿也說讀曰悅毆讀曰驅

臣聞主聖臣直

乘舡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晚

人不當如是邪

師古曰謂諫諍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也

乃從橋九月隕

霜殺稼天下大饑丞相于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御史大夫薛廣德俱以災異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

六十斤罷太子太傅韋玄成為御史大夫

考異曰百官表七月癸未

大司馬高免辛亥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十一月戊寅丞相定國免荀紀七月己未高免薛廣德傳耐祭後月餘以歲惡民流乞骸骨罷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月日參差未知孰是故皆沒不書 廣德歸縣

其安車以傳示子孫為榮

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縣車蓋亦古法

韋孟詩縣車之義以洎小臣是也貢父曰致仕縣車言休息不出也故韋孟及薛廣德自縣其安車也縣讀曰

懸

帝之為太子也從太中大夫孔霸受尚書及即位

賜霸爵關內侯號褒成君

如淳曰為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褒成君

給事中

上欲致霸相位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

好呼到翻

常稱爵位

泰過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屢缺上輒欲用霸霸讓位

自陳至于再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

甚厚 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按平昌侯

王無故之子

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

數所角翻

劉更生

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

師古曰尚書禹作司空稷后稷契司徒皋陶作

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

濟濟相讓和之至也

濟子禮翻

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鳳皇來儀

古師

曰韶舜樂名衆蕭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則鳳皇見其容儀言感至和也

至周幽厲之

際

師古曰厲王夷王之子厲王生宣王宣王生幽王

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

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

師古曰薄迫也謂被掩迫也沸涌出也騰乘也言百

川沸涌而相乘陵山頂隆高而盡崩壞陵谷易處

霜降失節

謂正月繁霜也正月夏之四月正陽

也之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

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

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

殺

師古曰言雜亂也  
渾音胡本翻

白黑不分邪正雜糅

師古曰糅和也  
音汝救翻忠

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

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北闕公車所在朝

臣舛午膠戾乖刺

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背  
午音五故翻刺音來曷翻

更相讒

愬轉相是非

更工衛翻

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

師古曰言其誣罔天子也  
營謂回繞之勝音升下同

分曹為黨

師古曰曹輩也

往往羣朋

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

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

治直吏翻數所角翻見賢

通翻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

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

師古曰稠多也音直流翻

原其所以然

者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

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矣

師古曰還謂收還也

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

者開羣枉之門

斷丁亂翻

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

消故易有否泰

師古曰否音皮鄙翻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

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

長知兩翻治直吏翻下同

昔者繇

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

師古曰驩崇伯之名即檮杌也共工少皞氏之後即

窮奇也驩兜帝鴻氏之後即渾敦也

蘇音 周公與管蔡

工本翻共音恭驩音火官翻處昌呂翻

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

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翻

流言相謗豈

可勝道哉

勝音升

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

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于魯

師古曰季孟謂

季孫孟孫皆桓公之後代執國權而卑公室余謂季孫孟孫季孟之通稱與孔子偕仕者季孫斯孟孫何忌也

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

師古曰叔孫者叔孫通也

定公始皇賢季孟

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



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

匪石不可轉也

師古曰此卽柏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可移轉已志須確執德不傾過於石

也

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

師古曰此易渙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渙

然大發號令如汗之出也

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

未能踰時而反

師古曰踰時三月也

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

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探湯言其

除難無所避也探吐南翻

今二府奏佞譖不當在位

師古曰譖古諂字

歷年

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

山

去羌  
呂翻

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

隙

間古  
兌翻

緣飾文字巧言醜詆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翻

流言飛文

譁于民間

放言於外以誣人曰流言孔穎達曰流謂水  
流造作虛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之

流言為飛書以詆毀若今之匿名書  
曰飛大師古曰譁謹也音火瓜翻

故詩云憂心悄悄

惛于羣小

師古曰卿柏舟言仁人不遇之詩悄悄  
憂貌惛怒也悄音千小翻惛於間翻

小人

成羣誠足惛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

黨

師古曰事具見論語  
更工衡翻譽音余

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此

周

師古曰事見尚書傳杜  
戀翻遮也此頻寐翻

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今

佞邪與賢臣並交戰之內

師古曰交戰謂宿衛者

合黨共謀違善

依惡歛歛訛訛

詩小吳歛歛訛訛毛氏注曰渝渝然患其上訛訛然思不稱於上爾雅云渝渝

訛訛莫供職也韓詩云不善之貌歛與渝同許急翻訛音紫

數設危險之言

數所角翻欲

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

所以重至者也

師古曰重音直用翻

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

也故舜有四放之罰

師古曰謂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

羽孔子有兩觀之誅

應劭曰少正卯姦人之雄故孔子為司寇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師

古曰兩觀謂闕也觀古玩翻

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

知讀曰智誠深思天地之心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

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

師古曰歷謂歷觀之原謂思其本也周成王唐唐堯

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

壞散險詖之聚

遠于願翻壞音怪師古曰揆度也險言曰詖詖彼義翻

杜閉羣枉

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

斷丁亂翻別彼列翻

使

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

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比毗至翻下同

是歲夏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

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

鄭氏曰諧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孔子曰浸潤之

諧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

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

譽堪

譽音余下同

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

祿勲何邪

師古曰斷斷念疾之意也斷音牛斤翻

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

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

周禮五黨

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漢人謂同州鄉而居者為州里

臣見衆人聞堪與劉更生

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書言堪不可誅傷為國

養恩也

為于偽翻下同

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

愚以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之司隸校尉

琅邪諸葛豐

姓譜葛氏先本琅邪諸縣人徙陽都時人本其先之所居謂之諸葛氏風俗通云葛

嬰為陳涉將有功而誅孝文錄其後封諸縣侯因并氏焉始以剛直特立著名於朝

數侵犯貴戚

數所角翻下同

在位者多言其短後坐春夏繫治

人

春夏生長之時故仲春省園圍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仲夏挾重囚益其食春夏而繫治人為不順天時

徙城門校尉豐於是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制詔

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

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

度專作苛暴以獲恩威朕不忍下吏

下選稼翻

以為城門校

尉

百官表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屯兵

不內省諸已

省悉景翻

而反怨堪猛

以求報舉

師古曰言舉其事以報怨

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

毀譽恣意不顧前言

師古曰前言謂譽堪猛之美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顧也譽音余下同

不信之大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又

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

所効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槐里周之大丘秦曰廢丘高帝

二年改為槐里屬右扶風

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

廷進善而去姦也

呂去羌翻

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

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辯是

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為治也

治直吏翻

使豐言得

實則豐不當黜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

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安在哉

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

師古曰談說其長短余謂此言數陳其短



耳數所以故

不得官稀復進見

復扶又翻下同見賢通翻

興新以材

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

按百官表初元四年京兆尹成永光四年光祿

大夫琅邪張譚為京兆尹四年不勝任免蓋是時成已去而譚未除是以缺官也

使我得見言

君蘭

張晏曰楊興字君蘭考異曰荀紀作君簡今從漢書

京兆尹可立得興曰

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

賈捐之字君房師古曰於天下最為精妙耳

使君房

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

續漢志曰尚書令承泰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

謁者令是時石顯為中書令五鹿充宗為尚書令疑兩官並置也百官表成帝建始元年尚書令五鹿充宗為

少府五年貶為玄菟太守逆而數之則知充宗是年捐猶為尚書令也姓譜趙大夫食采于五鹿以邑為氏

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

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

治直吏翻

捐之復短石顯與

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

師古曰第但也

且與合

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與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

譽音余下

同以為宜賜爵闕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

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

之獄

下遜稼翻

令顯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偽更相薦譽

更工衡翻

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興見鉗為城旦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徙清河王竟為中山王 匈奴呼韓邪單于民衆益盛

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勸單

于北歸者

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又不畏郅支故欲北歸舊處

久之單于

竟北歸庭民衆稍稍歸之其國遂定

二年春二月赦天下 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為丞相

右扶風鄭弘為御史大夫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赦天下 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

匡衡時以博士給事中風俗通云匡魯邑句須為之宰其後氏焉 衡上疏曰陛下躬聖

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

得改行自新比毗至翻行下孟翻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

邪不為衰止偽為于翻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

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

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徵幸好呼到翻下同徵工亮翻以身

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施也原本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

不用也

師古曰歲故謂每歲一故也錯置也錯音千故翻

臣愚以為宜壹曠然

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

楨幹版築之具題曰楨旁曰幹以築

垣牆喻治天下也楨音貞

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

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

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

師古曰言

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

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

師古曰上謂崇尚也治直之翻

教

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

師古曰非家家皆到人人勸說之也

賢者在

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

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詩曰商

邑翼翼四方之極

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

則傲是乃四方之中正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

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

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翻

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

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

李奇曰祲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祲

謂陰陽之氣相浸漸以成災祥者也音子鳩翻

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

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

鄧展曰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

晦謂日食也師古曰晦與暗同

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祇畏天戒哀

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

近其靳翻遠于願翻

以

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于京師淑問揚乎疆外

師古曰淑善也

問名也

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

說讀悅

遷衡

為光祿大夫

荀悅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

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

比毗毗至翻又毗必翻

故設三章之

法大赦之令

約法三章事見九卷高帝元年赦自古有之至於大赦則始于秦高祖既并天

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後世因之為永制

蕩滌穢流與民更始

更上衡翻

時執

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詐非一及武帝末年賦役繁興羣盜並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為赦矣

秋七月隴西羌多姐旁種反

師古曰多音所廡翻又音先廡翻姐音紫今西羌尚

有此姓而多音先冉翻

詔召丞相韋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



比毗  
至翻

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

師古曰漢無  
聲也音莫

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竟古

境字通用  
背蒲妹翻

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讀師

曰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

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

師古曰暴露也亟  
急也載子亥翻

往者

數不料敵

師古曰料  
量也音聊

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調則曠日

煩費威武虧矣

折而設翻  
調徒弔翻

今反虜無慮三萬人

師古曰  
無慮舉

凡之言無小思  
慮而大計也

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

器不犀利

如淳曰今俗以刀兵利為犀晉灼曰犀堅也師古曰晉說是

可用四萬人

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

兩將軍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也

皆

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

且足猶言

且可也斂力賒翻

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

被皮義翻

士馬羸耗守

戰之備久廢不簡

師古曰簡謂選揀

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

羌首難

師古曰言創首為寇難也難乃旦翻

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

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

之形見

見賢通翻

羌人乘利諸種並和

種章勇翻師古曰目和應也音胡卧翻木

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于四萬非財幣之所能

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

師古曰曠空也空費其日而無功也

與一舉而疾

決利害相萬也

師古曰相比為萬倍也

固爭之不能得

言奉世不能得請也

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

名

師古曰且云領兵屯田不言討賊將即亮翻

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

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

任立為右軍屯白石韓昌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

首陽西極上音壬

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羌衆盛多皆為所破

殺兩校尉

校戶教翻

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

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

上時掌翻  
為于偽翻

八月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

助之

昭帝時宮以捕上官桀功封弋陽侯千秋其子  
也弋陽侯國屬汝南郡應劭曰弋山在西北

冬

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

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

復扶  
又翻

拜定襄

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

師古曰自別有此韓  
安國非武帝時人也

未進聞

羌破而還詔罷吏士

吏軍吏  
士卒也

頗留屯田備要害處

師古  
曰要

害者在我為要  
于敵為害也



資治通鑑卷二十八